

成德法師：阿彌陀佛。陳校長、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陳校長：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我們共修的這個時間，可能不同地區的同修們都遇到了用餐的時間，所以大家慢慢的吃，不要趕。我們閩南話說的，食飯皇帝大。這句話是有深意的，吃飯比皇帝還大，就是不能吵，不能影響到他。《弟子規》說：「人不閒，勿事攪。」吃飯這件事很大，所以不能叨擾到。

尤其我們昨天一起談到傳統文化下手處，孝親尊師，尊師又在孝親的基礎，孝親又要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下手。怎麼照顧好身體？有兩個指標很重要，第一吃得下飯，第二睡得著覺，這兩件事沒有問題，身體不會出什麼大狀況。我們聽老法師講經的時候有提到，現代的人要吃安眠藥睡覺，睡覺對他來講已經挑戰了。覺睡不好，他身體的一個代謝就會有問題了。有跟大家提過，三個時間段很重要，三焦經九點到十一點，膽經十一點到一點，肝經一點到三點，所以最晚最晚十點到十點半要睡覺。我們想一想，這個假如講給現在的大學生聽的話，他說正是我剛要開始活動的時候。那這樣大學四年讀下來，你看首先他的身體會怎麼樣？垮掉了。最黃金求學的四年，居然首先是把身體給搞垮。所以孝道從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下手，非常有道理。

曾子在臨終的時候他展現了什麼？對著所有的學生，看看我的手、看看我的腳，我是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因為這個身體是父母給我的，我得把它愛惜好。他到臨終的時候才心安，這

個身體我沒有糟蹋它。機會教育點，他所有的學生我想這輩子都不會忘記这一幕，他在斷氣以前是教學生要愛護好身體。愛護自己的身體是一個緣分，身體是我們一個境緣，透過愛護身體，這一顆孝心時時在增長。他會不會學著學著只說我的身體不要讓我的父母擔憂，其他的沒關係？他心裡有父母的時候，他不只身體不讓父母擔心，他能去體恤父母，什麼事會讓父母很操心的，他就不願意再做了，這些壞的習慣他就主動去改了。

這幾天我們一位老師幫一個媽媽打心經，這個心經堵得很厲害，尤其內關穴堵得很厲害，那都是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況。其實我們當老師挺好的，有些靠勞力工作，他賺錢，剛好那個時間段客人來了，他一定要全身心去頂住那些工作。你做一天、兩天那還好，做個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，你說不害病都不大可能。

大家有沒有讀過身體使用手冊？我們每一次買個電器用品，首先看什麼？使用手冊。那我們活到二十多年、三十多年，甚至更久，四五十年，我們有沒有讀過身體使用手冊？奇怪了，我們對機器都會看看它的使用手冊，怎麼對這個身體沒看看使用手冊？那我們想一想，機器重要還是身體重要？鐵定是身體重要，孰輕孰重。所以曾子這個態度我們要學，真的是不敢毀傷，怕父母擔憂，報恩都嫌不夠，怎麼還忍心讓父母因為我們的身體，或者因為我們的事業，甚至於是因為我們的夫妻關係、兒女教育問題而操我們的心？就不願意了。

這一點我是很佩服我父母，就是說在我成長的過程，我從來沒有發現我的爺爺奶奶在操心我父親哪件事，沒這個印象。父親身體很好，比我好多了。因為父親從十幾歲擔肥，挑糞，你看那個身體都有鍛鍊過。所以這種鍛鍊，體力活，又是為父母分憂解勞，這個體力很好，受用一輩子。我就沒有這種因緣鍛鍊，在高雄市長大的

，然後都是在升學之下，都埋到分數裡面去了，缺乏鍛鍊。到底什麼是福報？不能看得很短，不能看眼前。你看我父親那一輩的小時候都吃過苦，但是後福無窮。我們這一輩小時候就沒吃什麼苦，但是福報花得太凶了，到現在身體也不好，事業經營不穩定。禍福相倚，老子這段話真的值得我們審思。我們的孩子跟學生在家裡都吃不了苦，他出去能吃苦嗎？考慮不能考慮得很短淺，得考慮深遠。

剛剛跟大家提到，像他長期工作都很緊張，心包經都會堵的，內關穴一打都瘀青，裡面都是淤的。所以我們當老師不錯，沒那麼緊張，還有寒暑假可以調節調節，我們也珍惜這個因緣福報。當然當老師不能當得很緊張，雖然責任很重，但是也是老法師說的，每一個學生都是民族的下一代，他有祖先在保佑，他有佛菩薩在加持。佛菩薩同體大悲，我們當老師最重要的，在面對這個學生的時候，把心用對就好了。我們就管我們的心念，不會很緊張吧？修身、修行要愈修愈簡單，簡單到只有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這樣最好。因為平常沒有擔心這個、擔心那個，都是在念佛的話，就像印光祖師教的，「行住坐臥，穿衣吃飯，從朝至暮，從暮至朝，一句佛號，不令間斷」。能處在這種狀態，我們遇到要處理事就容易用真心。真心離念，離妄念，我們一不念佛就打妄想，常常念佛妄想就少了，離真心就近了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體驗過，比方說我們打佛七，一天念了七八個小時，念念心靜下來了，覺得每個人都挺可愛的，念完之後，回到家裡覺得每個人都很可愛。其實就是我們的心愈來愈真誠清淨了，那當然要繼續保持。理上都是在教我們恢復真心，所有的教理就是教我們離妄歸真。這是理上講，一切法門以明心為要，明白我們的真心，恢復我們的真心，事上怎麼做？用念佛是最好的方法，也是最快的方法。要不然《金剛經》念完了，會用真心了嗎？「應

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用真心。可是我們要應無所住不容易，但是要叫我們完全沒有妄念很難，我們執持名號，就這一個念頭就好了，其他的念頭慢慢放下，這個我們做得到。

大家看這些經教都教我們要放下妄念，《十善業道經》：「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，令諸善法念念增長，不容毫分不善間雜」，一點妄念都不能進來，這樣就「能令諸惡永斷，善法圓滿，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聖眾」。理上我們明白了，對，不容毫分不善間雜，事上呢？念頭隨時會跑掉，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能夠不斷生處轉熟，慢慢都能提起來，你就落實《十善業道經》了。

好好念佛也落實《金剛經》了，「應無所住」，沒有分別執著，這些念頭都放下了，沒有其他妄念；「而生其心」，這句佛號又一句接一句。《金剛經》要落實怎麼落實？老實念佛，巧入無生。一般修行要正入無生，得要先斷見思煩惱，見惑八十八品，思惑八十一品。首先見惑第一個就是身見，這個身體要放下也不容易。每一品都很不容易，而且還要斷這麼多品。見思煩惱斷完還要斷塵沙煩惱，分別。我們一遇到人事物就開始分別了，這種煩惱像什麼一樣？塵沙，很難算。還有無明煩惱，你說我們怎麼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法身境界？這叫正入無生，幾乎不可能。可是這個法門叫巧入無生，見思、塵沙、無明都沒有斷、都沒有破，但是就老老實實念，有五分鐘其他妄念都沒有，就五分鐘作法身大士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了。

我們遇到這麼巧妙的方法，這是阿彌陀佛成就給我們。「洪名正彰自性」，「聲聲喚醒自己，念念不離本尊，阿彌陀佛」。所以我們真的為眾生好，一定要老實念佛，不然我們為他好變成理想。因為我們伏不住煩惱，控制不住我們的情緒，真的要為家裡人好，一講話情緒又出來了。每一次情緒完了我們也很後悔，我明明為他

們好，怎麼我講話氣又出來了，然後對方又不能理解，甚至只記得媽媽很凶、爸爸很凶、老師很凶。

「克己復禮」，這是孔子教給顏回夫子的，很有道理。克己復禮是自愛，「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」，自愛。明明問仁，為什麼都在談自愛？這很值得我們思考。有一天孔子跟三個學生在一起，子路、子貢、顏回，孔子就問他們什麼是仁？什麼是智？子路先說了，「仁者使人愛己，智者使人知己」，這子路說的；接著子貢說了，「仁者愛人，智者知人」；最後是顏回說，「仁者自愛，智者自知」。這個公案挺有味道的，這個公案也提醒我們，欲愛人者先自愛，欲助人者先自助，欲救人者先自救。我們冷靜想想，我們確實很愛我們的親人，很為他們好，可是為什麼我們勸他們的時候，他們比較不能接受？可能他們的心裡會覺得，你都叫我照顧身體，你自己也沒有照顧得很好，這樣他接受度就不是很高。

所以《大學》這句話真的很有有人情事理的智慧，「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」，有諸己是我們很多優點把它彰顯，很多經教我們把它落實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；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沒有這些缺點，我們再去護念別人把這個缺點改掉。不然我們一勸，你這個優點很好，要做，他說你也還沒做到；這個缺點你要改掉，他心裡沒說出來，因為你是爸爸、妳是媽媽、你是老師，他心裡可能想你自己也沒有做到。所以真正我們要愛人，首先我們要自愛，表好法。

在《中庸》裡面，孔子用射箭來教我們怎麼修身，「射有似乎君子」，射箭這個精神跟君子處世相應，「失諸正鵠」，箭射出去沒有射到目標，「反求諸其身」，是我的技術不夠好。同樣的，這是用射箭來比喻君子的心境，君子的心境會展現在哪？展現在他跟家裡人相處、跟朋友相處、跟同事相處。現在我勸家裡人是一件事，

勸了他不聽，我接下來應該以什麼心境來面對？反求諸其身，我叫他要好好愛惜自己，我自己還不夠愛惜自己。

我們認知清楚了，那現在重點要擺在我們自己的修身上，把自己的身心調整好。人家信任我們，我們勸人家的緣才具足。不然我們又花了很多時間勸人，勸完效果又不怎麼好，自己又難過，然後很多時間都耗在這裡，自我提升反而時間很少。所以本末我們都要懂得取捨，才能夠跳出我們的一個惡性循環裡面。我們現在五倫關係好像覺得問題沒有減少，甚至還在增加。但是自己還是很用心，不然我們每天那麼忙，沒有用心，每天閒著在那浪費時間，可是我們沒有。所以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這句話還是很有道理。

我們從愛護好身體，光是要做這件事，可能基本的中醫理論也要懂一點。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有請楊醫師給我們講了一堂課，大家有空的時候，因為我覺得那個課聽一遍不夠。包含李炳南老師還有講《黃帝內經》，他的全集裡面有其中一本就是專門談《黃帝內經》。甚至於在諸位仁者你們的親戚朋友裡面一定有懂中醫的，我沒有說當中醫，我說懂中醫的。

我們當老師不一定懂得當老師，這是這個時代我們必須要看清楚自己的。嚴以律己，看清楚自己為先；寬以待人。我們拿一個師範大學畢業教師資格證，我們就懂得怎麼教學了？不一定懂。沒跟孔子好好學，說要懂教學不可能的。甚至於說實在的，現在外國的月亮比較圓，我們有時候學的理论還不見得是完全覺悟的道理。我給大家舉過了，我當時學的時候，有一個理論就是拿狗做實驗，拿老鼠做實驗，最後拿來教人。那要把人教成什麼？明明《禮記·學記》就是要把人教成聖賢，「九年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」，在任何境界都做得了主，不會被境界誘惑，強立而不反，這是我們教學的目標。

讀書志在聖賢，我們的目標很明確。可是我們會被這些表相，我們長期處在其中，自己不知不覺也被同化了。我有這個資格，有那個資格不見得能把那個工作做好，代表什麼？有那個福報。能做公務員有那個福報，有些人真有那個學問，他還當不了公務員，因緣沒有具足。我們看看在春秋那個時代，孔子的道德學問那麼好，他沒有當官的機會。

可是當時候當官的很多都為了自己的名利，他有位置，他有那個福報，可是問題是他享那個福報享多久？最多就幾十年。說實實在在，好像有一個研究，說所有的皇帝，兩百多個人，平均壽命多少？好像差不多四十來歲，不會太長。另外一個研究好像是高僧壽命多長，好像有九十歲左右。皇帝他已經是福報最高的了，你說他能享多久？十年、十五年，不少了。可是問題是他享完了去哪裡？那不得了，三途一墮五千劫。所以到三善道來，老法師這一句法語太重要太重要了，三惡道是消罪業，三善道是消福報。

我記得我當時候教書的時候，我說我領的是納稅人的錢。像我母親她教書，後來退休了，政府照顧得挺好。我母親現在有學佛、念佛，我說我們得迴向給納稅人，都是他們來支持我們辦道的。因為人享福的時候不知不覺，我應該拿的，人這一個應該拿的，這一念心他善根就很難起了，他就是一直在享福而已了。所以享福能不墮落，這個人已經不簡單了。不進則退，人在享福的時候，要不感恩心愈來愈增加，要不就墮落下去了。

我們現在觀察觀察，真正有福報的人感恩心強不強？三善道是消福報，師父這句法語太重要了。我們可不能落入常見，常見就是我這一生當人下一輩子也是人，斷見是人死如燈滅，死了就沒了，那就變成斷見了，不能落斷常見。

其實科學家都證明了，瀕死的經驗，這個人靈魂出竅了，靈魂

出去了，然後她的小叔接到電話了，因為斷氣了，身體都冰冷了，醫生已經開死亡了，開始通知家屬了。這個小叔接到電話，「哎呀，我本來要去歐洲玩的，都訂好了，怎麼嫂子走了呢？」起了這個念頭。她靈魂狀況知道，她看到了，後來回魂回來了。你說這怎麼編？去跟她小叔說，「你那時候接到我的電話還說哎呀，怎麼……」她小叔一開始不承認，後來承認了。這叫瀕死體驗。你看學科學的人，我證明你這是自己幻想的，質疑你。這還舉不是一件事情，她在中陰身的時候幾個場景來對質，有一些實在很難推翻。

我們都還看到一個資料，那是轉世。有一個人被謀殺了，在這個村莊，人家也不知道他怎麼不見了。幾年之後，有一個小孩就說我是被誰殺的，然後說我被埋在哪裡（這是外國的，不是我們華人社會的）。然後真的去找，就挖到那個屍體了，就抓到那個凶手。他轉世了，所以哪有說人死如燈滅？

成德當時也有參與，剛好那時候二〇〇二年在澳洲淨宗學院學習，老法師也是慈悲，我們現在東方人外國月亮比較圓，外國的科學家他用科學的方法證明有輪迴。成德還拿到資料，還有上台分享了一節課。其中有一個印度人，印度小女孩記得她的前世，科學家介入，就把她帶回到本來的家。科學家在旁邊，然後她兒子出來了，就騙她，「那是妳某某親戚」。她說：「不是，他是我兒子。」然後一個小女孩看著一個大男人，因為她兒子已經長大了，就跟母親的慈愛一樣。接著進去了，進房了，看到她先生旁邊還有一個女人，因為她先生又娶了，一個小女孩馬上露出嫉妒的眼神，很吃醋。你看人這個習氣是與生俱來的，不用人家教的。

所以從這裡，老法師講經的時候說，輪迴搞煩了，不想再搞了，我們當當旁觀者吧！你看我們假如就在其中，你看著那個小女孩看著那個女人就很生氣，你說累不累！這輪迴都在搞這些事。輪迴



很重要的有三種債要還，情債、命債，還有財物、錢財的債。人生酬業，有啥意思？但是欠債還錢不夠冷靜的話，對方跟你要多了，你生氣了，又變成又跟他要債。我觀察現在有的要得實在太過分，要過頭了，最後又反過來，因為要過頭了。現在人沒有學倫理道德，有時候實在是太過分，要得太凶了，超過了，最後這個還債的人被他逼得實在忍不下去了，最後還債的人變討債的人。那是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。所以真想出輪迴的人，面對別人討債歡歡喜喜還，隨緣消舊業，不再造新殃。

然後這個科學家就問這個小女孩，有沒有哪一件事是只有妳前世的丈夫跟妳知道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？她說：「有，他跟我借多少錢沒有還我。」她先生就很不好意思，這個就是債、錢。

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有翻到這些書，其中有一本書就說了，有一個人在他朋友很困難的時候借給他錢，他朋友有錢了都不還他，把他氣得都心理有問題了，他想不通。後來就是第三種方式，催眠。催眠回到前世去了，他有一世到一家旅館去住，剛好住的時間比較長，要離開的時候才一次總結算，就住了相當長時間。結果那個老闆死了，他就不還，他沒有把住那麼長的旅費（旅館費用）給人家的家人。結果這麼一轉世，他就看到了，這個老闆這一世當他的朋友，借錢不還他。

都有因果的，這世間的事都離不開這兩個字。這兩個字是無上法藥，深信因果的人首先不懊悔過去的人跟事，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」，他沒有過去煩惱。甚至什麼？歡喜。為什麼？我還了那麼多債。本來是在那裡懊惱，怎麼這樣對我？怎麼這樣對我？憤憤不平，深信因果了，一轉，我還了很多債，無債一身輕。深信因果不會擔憂未來，人的煩惱不就是過去煩惱、現在煩惱、未來煩惱。「欲知將來結果，只問現在功夫。」其實這個道理農夫最懂，我

秋天要有收穫，當然我春天要種，反而我們長期在都市的人不懂，體會不深。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；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不會有未來煩惱。現在，我每個念頭都是一個種子，我把心用對就好了，用真心，我也不會有現在的煩惱。不然就舉棋不定了，一舉棋不定還得求神問卜，慢慢慢慢失掉自己的理智判斷力。這個連我們修行人都很難保證，我們都有那種喜歡玄妙，好奇心，很多學佛的還是去問神，除非把這個習氣放下來了。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講的，你只要持戒、依教奉行，龍天護法都會保佑你。一個真念佛的人，阿彌陀佛遣二十五菩薩隨護其人。

我當時時候大學就看了一本《前世今生》，那時候是暢銷書，那個作者講凱瑟琳，那個書裡面說她回憶了八十幾世，好幾千年前的人一直輪迴。然後裡面有一個重點，她在學同樣一個東西沒有學會，就像我們修行沒考過關，今天沒過關，下個月還要再考；今年沒過關，明年還要再考；這一世沒過關，下一世還是要再考。所以我們昨天談到什麼是功夫？放下是功夫，真放下了就不考了，過關了，不用再考了。

跟大家談這些，這是用科學。其實人為什麼現在什麼都敢做？因為他不相信因果，他不覺得有來世，他敢這麼幹，他敢這麼縱欲。所以其實都可以善巧教導學生這些生命的真相。現在學校裡面有沒有生死學？我看有一些畫冊就是在引導學生面對家人的死亡。他也會遇到，他爺爺奶奶，甚至是曾祖父輩、曾祖母，這些都是機會教育點。

好，那我們要從自愛下手，我們用一點一滴的提升改變，來讓我們跟家人、朋友的信任更深，緣分就更具足。《論語》說：君子「信而後諫」，信而後才好勸諫，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」，他不夠信任我們，他會感覺我們看他不順眼，在批評他、毀謗他，就造成

誤會了。所以佛家說隨緣隨緣，這兩個字是智慧，他在面對境界很清楚，我跟他的緣分信任這個條件夠不夠？

我們看《論語》裡面都是指導我們，面對境界應對進退很清楚。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」；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」。就是他的水平不夠，你不好跟他講，不契他的機。我們要看你不契他的機，你講多了，他不歡喜聽你講話，這個緣也在影響。就像當學生覺得我們父母老師很囉嗦的時候，這個緣也會有一些障礙。我們也看過當父母的人他很好的提升自己，然後都是孩子說：「爸你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，媽妳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，我跟妳吃頓飯。」然後因為你修得很好，很多人會找你，然後你就把你的Schedule（日程安排）拿出來，說：「兒子，你是有VIP的，我排哪一天給你。」他追著你，他不會嫌你囉嗦的，他希望你多給他一些時間。

「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」，還是有道理的，他來求的他會珍惜。妳講到他說：「好了好了，媽，好啦好啦。」那我看效果也不是太好。所以這是隨緣不攀緣，這個可不能變成口頭禪，這句話很不簡單。

所以「言語」孔門四科排在第二，還是很重要的。其實我們問問自己，我們跟親戚朋友、同事談話，你談完話你能感覺到他的接受度嗎？這是面對境界清楚。我們有沒有觀察到他聽完我的話的表情怎麼樣？是不以為然還是心悅誠服？這個我們要判斷，不然我們處在高位，當然人家不聽也得聽。出言要順人心，處在高位也是要有這個敏感度。甚至於你的言語要讓他感覺什麼？你設身處地，你體諒到他了。這非常重要，這調劑人情，你一開口就讓他覺得，領導你很能體恤我。就像我們今天是在道場工作，做義工也好，我們同時也在面對家庭、事業，做義工是在我家庭、事業之外。假如我們在這道場的領導，「你就放下就好了」，你說這個話他馬上接受？

他又不是二祖，「把心拿來，老僧幫你安」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，開悟了。那他是二祖可以。現在你首先「你壓力很大」，「對」，聽聽他實際的狀況，他的心情就很好了，他苦悶有稍微舒緩了。調劑人情了，你再用教理去引導他，他容易接受。所以為什麼李炳南老師說，不懂人情、不懂事理是佛呆子、是書呆子，拿著道理硬壓給別人，這樣會傷天害理的，不行的。

昨天跟大家提到，雍正皇帝他指出來，「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，理同出於一原，道並行而不悖」。他的「上諭」裡面其中有一句話很重要，佛家治心，首先要治自己的心，不是治別人的心。我們那個控制要求的心念沒有放下，要去護念別人的心是不可能的。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，無有是處。我們的心起控制的念頭了，對方會很容易接受？不可能的。老法師講經都是心法，都是他自己用功過來的，他老人家說，「放下控制的念頭，放下佔有的念頭，放下對立的念頭」。我們一著急了，一有那個要求了，我們已經不在真心裡面。真心才能換對方的真心，我們用的是妄，有貪瞋痴、有情緒了，一定是調動對方的情緒，這是互相感應。

儒家治世，這個五倫關係怎麼相處？有時候我們直接就學大乘，這些部分也不是很深入。敦倫盡分，怎麼盡？敦倫盡分是四個字，展開來，你每天隨時隨地都在五倫的關係裡面，怎麼應對進退？這個要學。就像剛剛跟大家說，隨緣兩個字可不簡單。孔子這些話都是教我們言語的進退分寸，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」，你可以點他你不點，你對不起他，「過不規，道兩虧」；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」，你講錯話了，可能適得其反。

所以三家都應該學習，儒家要學五倫八德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。團體，《群書治要 360》，這些幾千年傳承下來怎麼做領導者，我們得要對照對照。這些聖王都不是自己發明的，都是傳承下來

的。那一句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堯傳給舜，舜傳給禹，禹再傳給，就這樣傳下來了。孔子也沒有說他發明什麼，他老人家說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。

「作之君」這個部分我們在前面有跟大家交流過，成德剛好有一個機會在我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，跟我們所有幹部有一場座談，題目就是這九個字：「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」，總共談了好像是四個多小時。隨時我們的心念跟君親師相應，這一言一行是對的；跟這個精神不相應，那我們的言行變成造業。相應那就是積功累德，不相應我們變造輪迴業了。

剛剛一直跟大家探討，三善道是消福報，這句話聽懂的人，那我不消福報，有福供養眾生。捨得捨得，愈捨愈得，得了之後再捨。現在好多的人，我自己賺的，我一定要把它花掉，都有這種觀念。取之社會要用之社會，沒有社會這整個機制，我們怎麼可能有機會產生財富？享福很少有不墮落的。我們在人道稀有，天道太快樂了，很難修行；三惡道都在受苦，談不上修行。但是我們現在在人道，我們不造業。因為享福了，他只要覺得應該的，他不感恩。我們現在看到下一代沒有教他孝道，糟蹋父母的錢他都不覺得心痛。我都遇過企業家，說兒子出國留學就好像扛著一袋鈔票往大海裡撒。一到海外去了，脫韁的野馬，車也要開好車，住都很講究，那都是血汗錢。

我們今天要自己覺醒過來，自覺才能覺他，先覺才能覺後覺。我們處在功利主義、享樂主義的時代，我們自己要完全跳脫出來，我們要君子無所爭。君子喻於義，怎麼考慮都是道義。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白鹿洞書院？處事，處理事情老祖宗只留了一句話，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。我們任何時候處理事情的心念就是道義，沒有其他的目的，沒有功利的目的。在《寶雲經》

裡面有提到，修忍辱有十個角度，其中有一個是「非所為忍」。不能因為對你有什麼好處你才做這個事情，甚至於是他跟我關係很好，給他方便，這是人情做佛事，這種心念都不妥當。孫中山先生的墨寶，「天下為公」，這才是真正自愛，真正愛你的親人、愛跟你關係好的人，不然都是害自己、害對方，一起在福報當中墮落。這個我們得看清楚，真的愛他們嗎？我們沒有護住我們的正念，有感情、有私心，就不自愛了，把自己往三惡道送了。

我們看每個朝代形成團體了，跟自己不同黨派的就排斥，這造業造很大了。你說他也是有福報的人，那短短人生就墮下去了，他找的那些人全一起墮了，你說他真為他們好？所以有理智、有智慧才能真愛得了人，不然我們都意氣用事、感情用事。「愛之不以道，適所以害之也。」得要忍住私心，忍住感情用事。

《了凡四訓》講得好，公則為真，私則為假；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。你發自內心的，不是做樣子給人家看的。現在領導比較注意我，我就表現好一點；領導比較不注意我，我就鬆懈一點，那真是冤枉，把自己大好積功累德的機會都變成去造罪業了。所以佛說可憐憫者，這個不只是指說可能是沒飯吃的人、病苦的人而已，還有一點是指什麼？我們已經遇到聖教了，我們還在隨順習氣，在道場裡面造業，這比現在吃不上飯的人不知道可憐多少倍。

我們修行要有前後眼，不能只看眼前。這個行為，我們深信因果，在十方道場，在接受大眾供養，哪怕是納稅人的錢，我們有私心夾雜在裡面，這個因果就不好算了。納稅人假如有兩千萬呢？納稅人假如有五億呢？所以古人留了話給我們，「一世為官九世牛」，因為他要還的對象太多了。所以我們得很冷靜，怎樣才是自愛，怎樣才是愛人。孫中山先生那四個字很重要，現在應該還掛在中山樓，陽明山上，「天下為公」。

所以我們老師重實質不重形式，我們雖然有一個教師資格證，我們要懂得怎麼當一個好老師，重要。我當一個中醫，我有一個中醫執照，我真的深入中醫了嗎？我真的能把人的病治好了嗎？這得我們自己問自己，這個得打破自欺一關。那同樣的，我們現在在從事傳統文化的弘揚，我真的懂傳統文化了嗎？理我有貫通了嗎？事我有解行相應了嗎？

所以老法師這些開示是真正愛護我們，希望我們積功累德。有時候可能一些話不是很好聽，「忠言逆耳利於行，良藥苦口利於病」。我們要走修行，一定要聽得進忠言，我們才有善友為依。尤其我們這麼難得遇到師父上人這麼好的老師，他真的給我們講圓滿，也給我們表演得很圓滿。一個人德行能夠感召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他一個辦公室，很不簡單，這都是把儒釋道用出來了，表演得很圓滿。

我們這麼具足的師生緣，我們就要珍惜這個緣分。一珍惜了，師父每一句話我們都覺得就是講給我聽的，句句都有受用。像師父上人講到了，我們從事童蒙養正的教師，這個要求是要很嚴格的，必須是經過專業的訓練與嚴格的篩選。這個對於我們領導者來講，我們不是要做大，我們是要把它做成。做大也是好大喜功的習氣，我們看每一個朝代，這也是一個挑戰，皇上只要好大喜功了，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，很多問題可能就看不到了，好大喜功，不知不覺就不喜歡人家提意見。所以麻雀雖小五臟俱全，是我們這個時代很重要的提醒，我們要把榜樣做出來。你再大，最後垮下來了，人家不只不認可，還可能會否定。現在的人要讓他產生信心不容易，要讓他懷疑very easy。這個我們都可以觀察清楚。

印祖離我們七八十年了，他老人家說道場不要超過二十個人。印祖已經是有暴露身分，大勢至菩薩再來的。我們看看菩薩的這個

法號，大勢至就表智慧，他每一句話都是鏗鏘有力、毫不含糊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《文鈔》？有一本書大家真的抽空一定要看，《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》。整套怕大家時間不夠，《菁華錄》，有很多我們四眾弟子很慈悲，怕後面的人時間不夠，《菁華錄》。印祖講到不要超過二十個人，這是他的智慧，洞察這個時代，人一多是非就容易多。那假如一個道場是非已經出來了，怎麼表法？進來的人什麼時候會接觸到是非？很難避免。我們建道場是清淨地，信眾他來結緣，人多都沒有關係，但是核心的人不能很多，到時候核心的人出是非來了，麻煩了。那你說一般來接觸的大眾一聽到你們核心的人有是非，你說他的信心不會受影響？度德量力很重要，我們把它做精，不是做大的時節因緣。

老和尚曾經講經的時候說，四個人要見和同解不容易，兩個人住在一起都吵架，因為我們不是從小學的。印祖那個時候說不要超過二十個人，我們現在呢？這個我們要動態觀察，不能生搬硬套，印祖那時候不能超過二十個，現在大家看著辦。隨緣，不要攀緣，志同道合的緣具足，大家一起做，不只不會有是非，法喜充滿。為什麼？互相體恤，一心只為佛法、為眾生。那個做起事來痛快，人逢知己喝喝茶都很有味道。我不能說千杯少，佛家戒酒。我也接觸過，他核心團隊六七個人，特別團結，幹啥都是一心一意，一下就把事做起來了。

這一段對於我們主事的人，人才，人事權在你手上，嚴格的篩選，而且還要專業的訓練。剛剛跟大家敘述了，我們在一個大環境裡面，我們會不知不覺形成一種心態、習慣，自己都不知道。比方說我們現在功不功利？我們也沒去想我要很功利，沒有，它會不知不覺影響我們每一個人。

你看工業革命，一下子物質生產很方便，可是人不是物質，人



不是產品。現在怎麼培養社會人？語言、數學；數學、語言。就像現在的農作物吃什麼大家知道嗎？化肥，化肥就是氮、磷。給它催得很大，有沒有？你看那個有機的、天然的，小小的，沒人買；那個好大的，裡面很多農藥，都是催出來的。

農作物被催出來，現在人有沒有被催出來？走流水線，分數不到哪，淘汰、淘汰，到放牛班去了，就跟生產線一樣，喀、喀，不行，劣品；然後優質品，優質品都要符合他的要求，什麼東西加進去、加進去。可是我們現在問問自己，你大學畢業出來了，是不是人才？我們有聽說某知名大學大一新生心理測驗，有心理問題的超過三成。知名大學，現在都不能具體講，點到為止。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你整個生產線，現在所謂最知名的大學都是這些問題，都是功利，把人就看作物質，你沒重視他的靈魂，沒重視他的慧命，人來了，幫我幹活。我們不能道場也變成這樣，道場是辦道的，每一個人來我們是護他的法身慧命。我現在剛好缺一個煮飯的，人手來了，高興。我們都著在這些物質的層面，觀照不到心靈層面。「有人幹就好了」，明明流動率很高，誰在care，誰在關心？流動率就代表很多跟我們有緣的人退心了，甚至於是誤會了，不信佛了，一個我們都不願意看到。

「專業的訓練」這句話很重要，我們不是要用人而已，而且你用不是替你完成工作，你用他是他在這個緣分道業在提升。一個在道場要服務信眾的人他都沒有法喜，你說他在服務信眾的時候信眾會很法喜？會，一次、兩次，長期的，他的煩惱也會跟信眾開始交流。所以儒家這個次第很重要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，由內而外，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」。就像我們辦學校，我們教職員工大家依照經典做事，我們才好去教學生，這是內而外。這不是說要要求我們，因為教育裡面身教最重要。這個「教」字，左邊兩個叉

，下面一個小孩，上行下效。所以教育首先第一個重點不是在學生身上，在自己，在我們教職員工，由內而外。

儒家治世，這個部分儒家講得不少。我們現在學大乘佛法，假如道家的治身我們沒有重視，那我們身心的表法可能就大眾不一定認可。我們儒家的治世又不懂，我們的修身齊家，包含帶領團體都展現出一些大眾不認可的現象，流弊又出來了。所以儒釋道不能分開，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凸顯出它的重要性。

我們當老師、當下屬，我們也是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我們也是接受訓練，接受篩選。因為領導者他是為公，他不選我我們就不高興，那我們還是私心。不能情緒化看待事情，不然我們都是在福報當中墮落。儒家這些教誨重要，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，不憂患我沒有一個位置，憂患什麼？我真的有一個位置了，我能不能立住，我能不能扮演好那個角色。君子的心境是我有這個能力，人家不用我，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。

我們現在是沒有到那個能力跟德行，我們還去要那個位置。這樣會造很大的業，你要那個位置，你又沒有做好領導，你又領比較高的薪水，這裡面都有因果。君子要素其位而行，而且我們要有自知之明。儒家治世這些教誨真的才能讓我們安身立命，不然我們的心念也很容易受整個功利享樂的一種氛圍的影響。我們冷靜想想，今天我的這個位置、我的執掌，我自己沒有辦法做好，我自己把自己降下來，不用我的主管降我，這才是一個君子的風度。有人的能力比我好，我馬上推薦他擔任我主管的位置，不然我們就在境界當中貪。范仲淹先生每天睡覺要想，我今天所做的對不對得起我這個俸祿？假如覺得對不起，今天睡不著了，明天多幹一點心才踏實。古人這些心境真的是我們的學處。

師長接著說，童蒙老師必須具有真誠的愛心，持恆的耐心，周

全的細心，才能把小孩教好。愛心、耐心、細心，不是我們拍著胸脯，「我願意有愛心，我願意有耐心，我願意細心」，馬上就變了。這都得從孝道下手，愛心，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」，所以我們在篩選老師也要看看他跟父母的關係如何。用人不是一件小事，俗話講請神容易送神難。尤其我們佛門不願意跟眾生結怨，處理事情，等有狀況的時候再處理，都很難比較圓滿，很難避免跟人家結怨，最好是慎於始。這跟治病一樣，你真的要用藥，或多或少都會傷到身，最好是防範於未然。

《群書治要》裡面，知人善任很重要。可是你要了解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，所以《群書治要》裡面，你可以觀察他的朋友，跟他交往很久的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；觀察他的家庭，他自己的小孩，家庭是他的依報，隨著他的正報轉。而我們是為大眾的事、為公的事情，我們也沒有自己的私人目的在其中。我們不是說看某個人不順眼，這種事不能幹，因為這一念心我們就是輪迴心。但是畢竟我們是有責任在身，尤其領導者最重要的是做對決策、用對人。領導者每天忙東忙西的就不在本位上了，忙那麼多事情有時候都忙到底下人的事，最後，好，你要做，那就讓主管做了，到最後還感覺自己很辛苦，也很無奈，但是不知道問題出在哪。說到這裡我就沒什麼底氣了，因為我每天真的很忙。大家假如在下個月或者下下個月，看到成德的臉比較圓了，就代表我比較有放下。

我們剛剛談到，你要觀察一個人，他交的朋友、他的家庭都可以觀察。再來，他的面相可以觀察。甚至於你假如懂中醫的話，他的舌頭你就能觀察，他整個臟腑的情況，因為每個臟腑都有對應它的，比方說怒傷肝；思傷脾；恐傷腎，你看舌頭他腎氣很不足，他可能常常會很害怕什麼事情；喜傷心，你不能太高興；悲傷肺。現在有一個理論叫全息理論，人體就是個小宇宙，整個宇宙的奧妙真

的深入了解人體就感受到。《華嚴》說「重重無盡」，一年有春夏秋冬，一個春天裡面有沒有春夏秋冬？你這樣給它分啊分，重重無盡。陰陽，陽裡面又有沒有陰陽？中華文化很有意境的。《華嚴》重重無盡，都可以觀察的。

剛剛一開始跟大家提到了，兩件事沒問題，身體不會有大狀況，睡得著，然後吃得下飯，是很想吃飯，不是「又到吃飯時間了」，那是沒有胃口，那有問題了。我們現在體會到這兩件事很重要，所以千萬不要主管同事在吃飯，你跑過來報告一下，他本來很放鬆的，你一說，思傷脾，他又開始思考了，他的脾胃，本來血液都流到這裡來了，一下子你去請示問題，欸跑腦部來了，你說他那一餐消化好不好？

我們能把一天安排好都不簡單。我們把一天安排好是自愛，我們才可以教給學生怎麼把一天安排好。我們每一天忙得死去活來的，那怎麼去教他？所以吃飯前、吃飯中、吃飯後不要談公事，還有睡前，不要打一通電話談公事談了一個小時，我看他躺下去要睡著比較不容易。這些地方都能體恤到。

成德也在體會、也在觀察，我們處眾當中產生的不足、問題點，很可能在跟父母相處當中也有這樣的問題。《孝經》裡面說：「愛親者不敢惡於人，敬親者不敢慢於人。愛敬盡於事親，而德教加於百姓。」為什麼忠臣出於孝子之門？他孝順父母，他的真心透過孝順顯發出來，他一看到老百姓的父母，他那種尊老的態度就出來了。

我們自己有一些感受，到同學家，「這是我姐」，我也有姐姐，他一說這是我姐，我好像有一種尊重的心境自己就冒起來了；「這是我爸」，伯父你好，那種對父親的尊重自然就起來了。所以為什麼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？仁愛的根本在孝悌，我們怎麼

對父母兄弟姐妹，一跨出家門，很可能就是這樣去對待別人。處眾裡面的問題，我們找到最根源的，很可能就是跟父母的相處。這個僅供大家參考。因為我們修行人治心病，中醫他要治病他要找到病根，這個病根是在肝還是在脾，病根，才能對症下藥。我們護持自己的道心、道業，我們也要把我們心偏頗處的根源找到。

地藏菩薩表的就是開發自性的心地寶藏，怎麼開的？孝親尊師。我們不斷把跟父母的關係當中的這些煩惱執著點放下，父子有親恢復，那人的智慧、能力會提升不少、會恢復不少。所以教育第一個目的，恢復父子有親的天性。第二個目的，把這個天性延伸到對兄弟、對親族、對鄰里鄉黨，以至於凡是人皆須愛，進一步凡是物皆須愛。就像湯王網開三面，不是網開一面而已，網開三面。你們實在要捕殺這個動物，網開三面，牠自己撞過來的，就是很仁慈。

我們不管是要篩選老師，還是我們自己發願要做傳統文化的老師，那這幾句話就很重要，我們要有真誠的愛心、持恆的耐心、周全的細心。周全的細心也是要鍛鍊的，不斷在做事當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，就愈考慮愈周到，這都不是激動能做的。有時候我們會說發心就好了，真發心他會表現在行為上的，假如真發心沒有具體的努力精進，這叫一時激動，甚至於更嚴重的只會講空話。所以我們修學不能打腫臉充胖子，不能講虛的。就像儒家也很期許為往聖繼絕學，這個目標很高遠，但是得從我們先照顧好自己下手。

最近剛好王老師到我們漢學院來，他帶幾個小孩來看看，希望小孩能以這裡為目標，他當父親、當長輩也是用心良苦。他看我的手掌，你很多經絡都不通，他就開始幫我打。當然要會打的，不能亂打。他打、打，他說好了，今天就打到這了，你的體力不夠。因為打會痛，痛會消耗能量。打到那個痛點真受不了，還沒有到叫爸叫媽，但真的很痛。他在打的時候，他就跟我說：「反求諸己不容

易吧！反求諸己不容易吧！」印象深刻，這句反求諸己終身難忘。為什麼要反求諸己？父母生給你的身體，你怎麼搞成這樣？反求諸己。身體跟我最親，我都不能好好愛護它，身體以外能保證嗎？所以欲愛人者先自愛還是很有道理。

假如依我的耳朵來看，我的先天應該是生得不錯，所以父母已經對我很好了，這是我自己後天不注意，包含姿勢不正。因為我從小照相，用我們閩南話說的三角翹，就是這個肩膀都不平，有點歪。那你肩膀都是歪的，你的脊椎鐵定是歪的。父母有沒有提醒？有。修行靠個人，還是自己的問題。假如再過兩個月我沒有變胖，我看我們這個課程就結束，因為我也沒啥底氣再跟你們講了。我會努力看看，不能用看看，要盡全力來調整。

那我們再想想，要周全細心，要持恆的耐心，一個老師這麼去做了，能帶幾個學生？現在台灣我當時候在的時候，三十五個。三十五個我們都要了解他心裡想什麼，還要很好的抓住機會點去護念他。我要帶三十五我看我現在辦不到了，精力顧不過來。這個就要實際情況，我們辦學要真辦出效果來，珍惜每一個家庭跟孩子的緣，一個老師能帶多少學生我們可以評估看看。

互相體諒很重要！夫妻要互相體諒，君臣也要互相體諒，不是要求來的。要求、貪求，對方會有壓力，甚至適得其反。你要求他，他也要要求你，互相交感。你體恤他就帶動他體恤你，都離不開感應。

正如古人所說的，唯有聖賢君子的教師，才能教出聖賢君子的學生。童蒙老師站在教育的最前線，是在為國家民族、為全世界培養下一代的聖賢君子，責任非常重大。這是真的。我們其實在成長過程也有形成，家庭裡面講的話都太高了。在社會的風氣，口號都喊得太高了。無形當中，當我們看到一些理想的東西，可能我們那

些舊有的一個印象會出來，「可能嗎？有那麼重要嗎？」我們也很容易受以前成長過程中落的痕跡的影響。

我們真的冷靜看看，這個世界何去何從？下一代現在的素質怎麼樣？我父親那一輩的，沒有看過父母操他們的心，現在的孩子從什麼時候開始讓父母操心？最根源的問題，東西方都一樣，忽略了倫理道德因果教育。除非再有從小扎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聖賢人一個一個出來，他就感動有緣的人，慢慢慢慢扭轉世界的共業。所以我們真的要培養全世界下一代的聖賢君子，這不是口號，而且任重而道遠。

我們馬來西亞有一個彌陀村，這時候在辦手續的時候很困難，重要幹部折騰了那麼多年，然後就去請教老和尚，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塊地賣了？賣的錢可以做很多弘法利生的事情。老法師說到，禪宗從達摩祖師東來，傳到六祖才一花開五葉，禪宗才開始發揚光大，六代單傳，你們怎麼現在連一代都等不了？這個公案我聽了頭皮發麻。我們不能很急著要馬上開花結果，現在是扎根，才能茁壯起來、才能開花，不能一下子我們的目標就要看到開花結果。禪宗要六代單傳，諸位大德同修，我們現在處在倫理道德的谷底，這一個工程可能要三到五代人鍥而不捨的做。很可能你現在全心全意培養的這個小孩，往後可能就是那個最關鍵的傳法人。沒有人傳會斷的，我們是用這個心境來培養每一個學生。

所以應該由最優秀的人才來擔任，社會也應該投入最好的資源來培養童蒙老師。這給教育部長一聽完，幼兒園老師要加薪，他最重要。無論什麼人從事這項工作，都應該深刻體認到肩上責任的重大，要堅守崗位，百年樹人，提升自身的道德與學問，努力把童蒙教育做到最好。希望有志、有德、有能之士發心來承擔這項使命。

成德念到這裡想到了一句《弟子規》的話，「父母呼，應勿緩

；父母命，行勿懶」；師長呼，應勿緩；師長命，行勿懶。我們想一想，能聽老和尚的話積功累德，為什麼？他老人家有智慧，現在幹什麼事影響最深最遠。假如不聽老和尚的話，能不能往生？因為我們學佛的人一聽到能不能往生耳朵就拉大，最關心的就是能不能往生。

當然大家聽我這段不要著相，我們在當前的緣分，我們有沒有依照老法師的教誨去做榜樣？不是說我這麼跟大家一交流，每一個人都要來做傳統文化的老師才行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就像成德，我沒有成家，我現在出家了，老法師又這麼強調這個，我不去做，那我就對老師的話不夠重視，那我的尊師重道不及格，尊師重道不及格我下輩子要當人都難，我怎麼去作佛？老法師常常說，能不能往生不要問別人，要問自己。佛號的力量能不能抵過其他的力量，本分的力量、孝親尊師的力量能不能抵過名聞利養，聖狂之分在一念之間。

我們看師長接著說，古代童蒙養正教育都是在家族民辦的學校，就是私塾中進行。家族的族長會非常認真的挑選道德高尚、學問優良的教師。這不能一時激動，找老師都要了解得比較清楚，因為這攸關所有學生的法身慧命。你可不能找一個老師，他說他跟成德法師關係很好你就用他，到時候有問題當然我也有責任，就是大家不能聽這種虛的名的東西，都要很客觀的了解他真實的情況。來教導自家私塾的學生，因為每一個家長都了解，唯有把弟子教育好，家族才會出人才，才能持續興旺。所以整個社會都把童蒙養正教育看得最重要，最好的教師都被聘請來做童蒙養正的教育，這才是正確的做法。兒童時期基礎教育做好了，日後各種教育就很容易進行，這是根本。

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，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發展，宗



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圓滿。從這裡可以看出現代與古代的不同：古代請最好的老師來教育兒童，現代對童蒙養正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。這種做法上的差別，是為什麼古時候代代都能出大師級的人物，現在卻出不了大師的主要原因所在。出不了就很遺憾。而且這個大師級，各行各業都會出大師級。我們冷靜去觀察，清朝末年有一批留學生，他們十幾歲出去留學，可是他們都是從私塾出來的，這一批人最後都變成在各行業做重大建設的人才，這一點我們要注意到。但是以後就改成國民教育了，課本打開來，小貓叫、小狗跳，我的書包裡有書也有筆，好像我小時候一打開是先念這個。這一段話也是苦口婆心，希望我們承擔起這個責任。

好，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